

目摇摇次

永恒的思念(代序) 周与良 员

诗摇摇歌

探摇险摇队

野兽	猿
我看	源
园	远
合唱二章	苑
防空洞里的抒情诗	园
劝友人	猿
从空虚到充实	源
童年	园
祭	猿
蛇的诱惑	源
玫瑰之歌	园
在旷野上	猿
不幸的人们	猿

五月	猿
我	猿
摇篮歌〔原诗作者英文自译〕	
还原作用	源
智慧的来临	猿
潮汐	源
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	源
夜晚的告别	愿
鼠穴	缘
我向自己说	缘
小镇一日	缘
哀悼	缘

穆旦诗集(猿—猿缘)

摇篮歌	源
控诉	缘
赞美	猿
黄昏	苑
洗衣妇	苑
报贩	苑
春	猿
摇篮歌〔原诗作者英文自译〕	
诗八首	苑
摇篮歌〔原诗作者英文自译〕	
出发	愿
摇篮歌〔原诗作者英文自译〕	

自然底梦	愿
幻想底乘客	愿
祈神二章	愿
诗	缘
摇篮曲 [原诗作者英文自译]	
赠别	怨
成熟	员
摇篮曲 [原诗作者英文自译]	
寄——	员源
活下去	员缘
线上	员苑
被围者	员愿
退伍	员园
春天和蜜蜂	员圆
忆	员源
海恋	员远
旗	员愿
摇篮曲 [原诗作者英文自译]	
流吧,长江的水	员员
风沙行	员圆
甘地	员猿
给战士	员苑
野外演习	员园
七七	员圆
先导	员源
农民兵	员远
打出去	员愿

奉献	员园
反攻基地	员园
通货膨胀	员源
一个战士需要温柔的时候	员缘
森林之魅	员苑
神魔之争	员蒙

旗

良心颂	员远
轰炸东京	员苑
苦闷的象征	员愿

集 外 诗 存

员蒙源年

摇流浪人	员园
摇神秘	员源
摇两个世界	员缘
摇夏夜	员苑
摇一个老木匠	员愿
摇前夕	员园
摇冬夜	员园

员缘缘年

摇哀国难	员蒙
------------	----

员蒙远年

摇更夫	员缘
-----------	----

灵苑年

摇玫瑰的故事 灵苑

摇古墙 灵园

灵苑年

摇一九三九年火炬行列在昆明 灵缘

灵园年

摇漫漫长夜 灵园

摇悲观论者的画像 灵猿

摇窗——寄敌后方某女士 灵缘

摇出发——三千里步行之一 灵远

摇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之二 灵愿

灵园年

摇华参先生的疲倦 灵园

摇中国在哪里 灵猿

灵园年

摇春底降临 灵远

摇伤害 灵愿

摇阻滞的路 灵园

灵缘年

摇云 灵园

灵苑年

摇时感四首 灵猿

摇他们死去了 灵苑

摇荒村 灵怨

摇三十诞辰有感 灵猿

摇饥饿的中国 灵猿

摇摇匀了月赠说者〔原诗作者英文自译〕

摇隐现	圆源
摇摇砸 砸着砸着 〔原诗作者英文自译〕	
摇我想要走	圆力源
摇暴力	圆缘
摇摇灾 灾着灾着 〔原诗作者英文自译〕	
摇胜利	圆愿
摇牺牲	圆园
摇手	圆园
摇发现	圆源
摇我歌颂肉体	圆远
摇摇陨 陨着陨着 〔原诗作者英文自译〕	
愿源年	
摇甘地之死	圆愿
摇摇哉 哉着哉着 〔原诗作者英文自译〕	
摇世界	圆缘
摇城市的舞	圆苑
摇诗	圆怨
摇诗四首	圆员
愿缘年	
摇美国怎样教育下一代	圆缘
摇感恩节——可耻的债	圆愿
愿缘年	
摇葬歌	猿园
摇问	猿缘
摇我的叔父死了	猿远
摇去学习会	猿苑
摇三门峡水利工程有感	猿怨
远	

摇“也许”和“一定”	猿员
摇九十九家争鸣记	猿猿
猿缘年	
摇妖女的歌	猿苑
摇苍蝇	猿愿
猿苑年	
摇智慧之歌	猿园
摇理智和感情	猿园
摇城市的街心	猿源
摇演出	猿缘
摇诗	猿苑
摇理想	猿怨
摇听说我老了	猿员
摇冥想	猿猿
摇春	猿缘
摇友谊	猿苑
摇夏	猿怨
摇有别	猿员
摇自己	猿猿
摇秋	猿缘
摇秋(断章)	猿愿
摇沉没	猿园
摇停电之后	猿员
摇好梦	猿圆
摇“我”的形成	猿源
摇老年的梦呓	猿远
摇问	猿园

摇爱情	猿员
摇神的变形	猿圆
摇退稿信	猿远
摇黑笔杆颂	猿愿
摇法律像爱情	猿园
摇冬	猿猿
附录摇摇旦自选诗集存目	猿苑
摇摇摇摇旦晚期诗作遗目	猿员

出版说明

穆旦(1918—1985),原名查良铮,祖籍浙江海宁,“九叶派”诗人、诗歌翻译家。

本书分为两卷,第一卷收入1938年至1981年间创作的诗歌120首,其中包括以前未发表过的作品。编排上,凡曾独立结集出版过的,按原集重排(重复收入不同集子的作品,只见于首次出现的集子中);未曾结集出版的诗作,列入“集外诗存”,按写作年代排序。第一卷的卷末,附录“穆旦自选诗集存目”和“穆旦晚期诗作遗目”。

第二卷收入1938年至1981年发表过的各类散文、随笔、评论共120篇,1938年至1981年致亲友书信12封,以及1938年至1981年断断续续所写下的日记;本卷内容均为首次结集出版,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为方便读者,书后附有《穆旦(查良铮)年谱》。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 9月

穆旦(查良铮)诗文集编委会 顾问委员会

名誉顾问

巴 金

顾问

杜运燮 摇摇摇摇 周与良

辛笛 摇摇摇摇 唐湜

郑敏 摇摇摇摇 袁可嘉

杨宪益 摇摇摇摇 巫宁坤

杨苡 摇摇摇摇 邵燕祥

李方 摇摇摇摇 刘玉山

编选

李方

永恒的思念(代序)

周与良

—

岁月流逝 ,往事如烟 ,良铮已去世二十年。过去广大读者只知道他是一位优秀诗歌翻译家 ,最近几年他写的诗才被承认 ,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作为诗人的亲人 ,我十分欣慰。但是 ,那段悲痛的记忆一直留在心头。他去世了两年多 ,通过家属申请平反 ,才得到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员愿年 愿月 猿日) ,上面简单地写道 :“ 根据党的有关政策规定 ,查良铮的历史身份不应以反革命论处 ,故撤销原判 ,宣告无罪 ”。又隔一年 ,员愿年 苑月 员日中共南开大学委员会复查决定查良铮同志问题已“ 于员愿年 员月根据本人交待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予以结论 ”、“ 撤销由高教六级、副教授降为行政十八级的决定 ,恢复副教授职称 ”、“ 在降级时期内的工资不再补发 ”等。员愿年 员月 圆日南开大学党委在天津市烈士陵园召开平反大会。员愿年 缘月 圆日 ,骨灰安葬在北京万安公墓。墓碑上写着 :“ 诗人穆旦之墓 ”。人们会说现已为他平反 ,他的译诗都已出版 ,也出了诗集 ,并对他的诗歌评价很高 ,可以无愧地说那已是过去的事。可是 ,活着的亲人想起他一生的经历 ,不免永远悲怆 ,心灵上的创伤永远很难很难愈合。

我和良铮是 1935 年在清华园相识的。当时我二哥珏良是清华大学外文系讲师 ,每逢周末我经常去二哥家玩 ,良铮是二哥的同学 ,他也常去。周末清华园工字厅有舞会 ,我经常参加 ,有时良铮也去。1935 年夏 ,我去参加国民党政府官费留学考试 ,考场设在北师大 ,又遇见良铮。王佐良、周珏良也都参加考试 ,我们大家在北师大附近小馆吃午餐。那时我吃得很少 ,良铮风趣地说 ,“你吃得这么少 ,这么瘦 ,怎么能考好呢 ? 还是胖了会更好。”他是二哥的同学 ,我也没在意。后来 ,他由沈阳回北京 ,常去燕京大学找我 ,有时我和其他朋友在一起 ,他很礼貌地离开 ,有时第二天去了 ,我又有事 ,在燕京园姊妹楼会客厅里谈几句 ,他就走了 ,我很抱歉。周末我常去市内叔父家 ,有时他约我在米市大街女青年会见面。我们经常在女青年会客厅聊聊天 ,王府井大街逛逛。他爱逛书店 ,也陪我逛东安市场 ,有时买几本书送我 ,有时也看电影。寒暑假我回天津 ,他也来天津看我。那时父亲经常去唐山 ,在家里常开舞会 ,兄姐们的同学朋友常去 ,良铮也是其中的一位。我们初相识 ,他常问我爱看小说吗 ,我说中学时看过许多 ,巴金、茅盾的小说 ,还有武侠小说 ,因为我读的那个学校 ,从小学三年级就读英语 ,中学时也看过几本英文小说如《小妇人》、《傲慢与偏见》、《战争与和平》等。他说真看了不少书 ,那为什么读生物系。我说我喜欢理科 ,看小说只是消遣。会面时他常给我讲游记或一些趣事。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创立人)的生平。后来我们比较熟了 ,他才谈到 ,他怎样从缅甸野人山九死一生到了印度 ,又回到昆明。他曾向我介绍他的家庭情况 ,我感觉他对母亲非常孝顺 ,对姐妹感情很圆

深 ,责任心强 ,只是看上去沉默寡言 ,不易接近 ,相处久了 ,感觉他很热情 ,能体贴人。有一次他忽然向我要一张相片 ,他说要给母亲看。我说没有。他说去照一张。我有些不高兴 ,我想我认识好几位哥哥们的同学 ,人家都没有要相片。不过去美国以前 ,我还是送给他一张相片。当时良铮给我的印象是一位瘦瘦的青年 ,讲话有风趣 ,很文静 ,谈起文学、写诗很有见解 ,人也漂亮。

当时国民党政府公费留学名额很少 ,大多考生都改为自费留学生 ,可向政府购买官价外汇 ,比黑市要便宜好多。本来良铮打算和我一同赴美留学 ,后来我才知道他的父母和妹妹都需要他赡养帮助 ,他不仅要筹款购买外汇 ,还必须留一笔安家费 ,因而他在 1955 年冬去上海、南京找工作。1956 年 猿月 ,我由上海坐“高登将军号”邮轮出国。良铮从南京来送行 ,一直送我上船 ,还送了我几本书和一张相片 ,相片反面写着 :

摇摇“ 风暴 ,远路 ,寂寞的夜晚。

丢失 ,记忆 ,永续的时间 ,

所有科学不能祛除的恐惧

让我在你底怀里得到安憩—— ”

这张相片是八十年代从“文革”后退回的杂物中找到的。良铮随联合国粮农组织去泰国曼谷后 ,我每周都收到他的信。信的内容非常有意思 ,有时描写泰国的风土人情 ,有时也谈泰国的经济。他说生活很容易 ,不用太累就可以生活得很好 ,只是天气太热 ,待路费赚够 ,就去美国。他还寄我很多他在泰国各地照的相片 ,这些信我一直保留着 ,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我才烧掉。这些信 ,增进了我们的感情和相互了解。

良铮 1956 年 愿月抵美。在旧金山遇到珏良二哥回国 ,他把身边的几十美元托二哥带回北京给他母亲。他本来打算去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就读。当时他更喜欢哥大。在芝加哥停留一周,就去了纽约。他动员我转学哥大,我因刚读完硕士学位,准备博士生的资格考试,不愿意换学校。他去纽约只呆了三天,又回到芝加哥,在芝大英国文学系就读。他住在靠地铁附近的一家小旅店,房间很小,共用卫生设备,房租很便宜。他每天吃炼乳,面包,花生酱,有时也买碎牛肉罐头,水果吃最便宜的桔子、葡萄等,当时一毛多钱一斤。

1952年5月,我们坐火车,去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小城结婚。当时我五哥杲良在那里一个研究所做博士后。结婚仪式很简单。在市政厅登记。证婚人是杲良和另一位心理学教授。我穿的是中国带去的旗袍,良铮穿的是一套棕色西服。一般正式场合都要穿藏青色,他不肯花钱买,就凑合穿着这套已有的西服。杲良订了一个结婚蛋糕。参加仪式的还有几位他的同事。我们住在大西洋岸边的一个小旅馆一周,然后返回芝城。

婚后我们和一位芝大同学合住一套公寓房间。来往的朋友很多,每周末都有聚会,打桥牌、舞会等。陈省身先生是芝大数学系教授,我们常去他家,陪他打桥牌,然后吃一顿美餐。那时我很爱玩,良铮从不干涉。几十年我们共同生活,各自干自己喜爱的事,各自有自己的朋友。在美国读书时,良铮除了读英国文学方面的课程,还选了俄国文学课程,每天背俄语单词。我们生活并不富裕,但如果同学有困难,他总竭力帮助。他待人以诚,大家都喜欢他。我们的家总是那么热闹。八十年代,我去美国探亲,遇到几位老同学说,“你们在芝大时是最热闹的时期,你们走了,大家都散了,也不经常聚会了。”

1954年春天,原抗日远征军的将领罗又伦夫妇忽然来芝加哥访问,我们共同参观了芝大校园,芝城博物馆,美术馆等。那时我和良铮非常喜欢印象派画,芝加哥美术馆有很多印象派画源

家的画。良铮最喜欢荷兰画家梵高的画。这位画家一生坎坷，他活着时想用他的画换一杯啤酒，都没有人肯换。我们还去参观了芝加哥一个屠宰场（全美最大的），在中国餐馆共进午餐。良铮和罗又伦谈得最多的是中外诗歌，并建议他多看些古诗，如陶渊明、李白、杜甫等。罗的情绪不高，正在美国旅游，准备回台湾，罗只说了一句“欢迎你们随时回台湾”。在回家的路上，良铮对我说：“在中国打了败仗，军人不吃香。”以后再也没有罗的消息了。

在美国读书，多数人完全靠半工半读维持生活。一般实验室都没有助教，所有工作都由研究生干，每周干多少小时，由自己决定。由于生活问题，一般至少每周干二十小时，晚间也可以去干。在获得博士学位前，我在芝大新成立的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研究所干活。那是个新成立的所，除了几位教授，下面具体做实验的人员很少，他们非常欢迎我去工作。在我获得博士学位后，由于准备回国，临时干，每周可拿到二百元工资（当时在实验室干活，每小时一元），那里教授非常喜欢我，愿意我留下。良铮不找工作，只是在邮局干临时工。他写的一些英文诗已在刊物上发表。有位外国友人和我说“你丈夫的诗写得非常好，他会成为大诗人”。

芝大有一个国际公寓，各国留学生都住在那儿，我也曾在那儿住过。婚后，我们虽然住私人公寓，周末仍常去参加舞会，打桥牌。许多中国同学去那儿聊天。良铮总是和一些同学在回国问题上争论。有些同学认为他是共产党员。我说如果真是共产党员，他就不这么直率了。我总劝他不要这么激动。他说作为中国人要有爱国心，民族自尊心。当时学生中各种思想都有，最多的是观望派。一些朋友劝我们看一看。当时我已经工作。良铮的二哥良钊为我们安排去印度德里大学教书。美国南部一些

州的大学经常去芝大聘请教授 ,如果我们去南方一些大学教书 ,很容易。良铮不找任何工作 ,一心要回国。

三

我们婚后 ,良铮就准备回国 ,动员我不必读了 ,回去算了。我不同意 ,甚至说“ 你要回去先走 ,我读完学位就回去 ”。当时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不允许读理工科博士毕业生回国 ,文科没有限制。良铮为了让我和他一同回国 ,找了律师 ,还请我的指导教师写证明信 ,证明我所学与国防无关。在 1954 年就开始办理回国手续。良铮的意思 ,是我拿了学位就立刻回国。可是美国移民局一直没有批准 ,直到 1956 年才批准回香港。实际上香港只允许我们过境 ,当我们坐的邮轮到达香港附近 ,我们这几位回大陆的旅客就被中国旅行社用小船把我们送到九龙火车站附近 ,上岸后就有香港警察押送到九龙车站。在车站检查很严 ,然后关在车站的一间小屋里 ,门口有警察 ,不准出屋 ,停留了几小时 ,由香港警察押送上火车。火车开了一小段 ,又都下车 ,因这段车轨不相接 ,走了一小段 ,再上火车 ,在深圳停留了一天 ,等待审查。然后去广州 ,住在留学人员招待所 ,填写了各种表格 ,住了一周审查完毕 ,才离开广州。

我们从广州去了上海 ,因为我是姑母抚养长大的。姑母住在上海。我们见到良铮的好友肖珊同志 ,当她知道良铮有很好的俄文基础后 ,建议他多搞翻译 ,介绍俄国文学给中国读者。回到北方后 ,在分配到南开大学以前 ,良铮基本上住在北京家中 ,日以继夜翻译季摩菲耶夫著的《文学原理》。1956 年 8 月分配到南大外文系 ,除了完成教学任务 ,业余时间仍搞翻译。

良铮工作勤奋 ,不仅教学工作得到学生的好评 ,而且很快翻

译出版了《文学原理》、《波尔塔瓦》、《青铜骑士》等,这引起一些人的嫉恨。当时他和另一位副教授为了挽留解放前倡建南大外文系的老教授陈某,还曾发起召开过一次挽留这位教授的座谈会。1957年,正值李希凡、蓝翎等批判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南大中文系和外文系共同召开的《红楼梦》批判会上,良铮刚发言,只说了一句话,就被召集人阻止,良铮立刻离开了会场,在场的另一位教授说,这样做不对,要让大家把话说完。当场召集人却大发雷霆。这就是所谓“外文系事件”。没有料到这竟成了良铮后来被定为“历史反革命”的依据之一。

1957年肃反运动,良铮是肃反对象,我也不能参加系里肃反会议,后来才听说本来打算把我列为肃反对象,可是历史上实在找不到任何借口,只好让我在家里“帮助”良铮。他每天上午八时就到外文系交待问题,中午回家饭吃不下,晚上觉也睡不着,苦思苦想。我劝他有什么事都说了吧,问题交待清楚也就没事了。领导说他不老实,连国民党员身份都不肯交待。实际上他真不是国民党员。他当英文翻译时,杜聿明、罗又伦两位将军经常和他谈论文学、诗歌,非常喜欢他写的诗,有时让他读诗。良铮非常苦恼没有可交待的,可是又被逼着交待。1958年,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予以结论,我们也都放心了。

1958年“大鸣大放”期间,《人民日报》副刊主编袁水拍向良铮约稿。他写了《九十九家争鸣记》发表在1958年7月21日《人民日报》副刊上,后来这首诗被批判为“毒草”、“向党进攻”,也被作为定罪的依据之一。1958年,突然收到法院判决书,良铮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良铮拿到判决书,过了两天,先去告诉我父亲周叔弢,然后把我叫到父亲家才告诉我。判决书上写着如不服此判,可上诉。和家人商量,认为这种判决上诉无门,不可能胜诉,只能逆来顺受。当时许多青年学生被定为右